



# 直面中国

## 文化名流

高晓春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# 直面 中国文化名流

高晚春 编著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直面中国文化名流/高晓春编著. —拉萨: 西藏人民出版社, 2006. 7

ISBN 7-223-02016-4

I. 直... II. 高... III. 文化—名人—访问记—中国  
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9640 号

## 直面中国文化名流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编 著  | 高晓春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王剑箫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封面设计 | 翟跃飞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| 西藏人民出版社(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)  |
| 印 刷  |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50×1168 1/32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8.75                   |
| 插 图  | 32 张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180 千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       |
| 印 次  |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|
| 印 数  | 01—5000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7-223-02016-4/K·62 |
| 定 价  | 18.00 元                |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序

邓伟志

高晓春是我的小老乡，老家都在淮河以北，黄河以南，同是黄淮人家。不过，她与我不同，她去家乡的时间极少，我在家乡的时间很多。我是：从根上土，土到了根。她呢，比较洋气，至少是土洋结合，以洋为主。因此，我们几个同乡称她是“淮北的桔”。

“桔生淮南则为桔，桔生淮北则为枳。”枳树，其实也是很有用东西，猫啊狗啊的都不敢碰它，偷鸡摸狗的人也不敢爬它，因此，淮北人把它当“绿篱”，具有防盗保安的功能。当然，桔更好，色美味甘，又能常年保存。高晓春就是富有这些特长的“淮北的桔”。听说，现在园艺专家已经让桔子过了淮河，甚至越了黄河，那真是很了不起的奇迹。

同样的，高晓春能成为“桔”也是很不容易的。她天资聪明，却又刻苦勤奋；她活泼好动，可她作为军人的后代，又富有严肃、严格的品格。从她下面的采访中也可以看出来。她采写的面很广，科、教、文、卫、体各界的人都有。“采得百花酿得蜜”，她把采访的过程始终当作学习的过程。她一方面向读者推出了这些成功者，另一方面她也从这些成功者身上学到了成功之道。在她小有名气以后，依然兢兢业业。记得有一次他从我这里知道我将在北京参加一个纪

## 2 直面中国文化名流

念孙中山的活动,在这个活动上恰好有两位是她早就想采访而又很难见到的名人。于是她就随着我到了会上,受到这两位名人的热情接待。会后,有个宴会,参加会议的记者也都一起赴宴。她也懂得可以利用宴会继续向两位名人请教。可是,她以自己不是被会议邀请的记者,坚持不肯入席。我说:那么多小报记者都来了,你这中国第一大报的记者来了,加双筷子有什么关系。她执意不听,不知跑到哪里囫囵着吃了几口,再过来采访,让我既生气,又心疼。我在骂她是“不听话的孩子”以后,隋人“白华如散雪,朱实似悬金”的咏桔的诗句冲口而出。都知道桔子是金色的,别忘了桔花是如雪一般纯洁的哟!

忘了从哪本书上看到的了,桔子从南到北,随着温度和日照的变化在由黄变红,愈变愈美。愿这本书的出版,能让书中的人“离离朱实绿丛中,似火烧山处处红。”(唐·周元范《和白太守拣贡桔》)

2006年5月14日于天纵书洞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序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邓伟志(1) |
| 白先勇:中国文化就是我的家 .....      | (1)    |
| 冯骥才:评论家说我受的“毒害”太深了 ..... | (10)   |
| 陈忠实:从生活体验到心灵体验 .....     | (19)   |
| 莫 言:我把要讲的故事放在高粱地里 .....  | (23)   |
| 陆天明:我用文字反腐败 .....        | (31)   |
| 阿 来:在思想的里边和外边 .....      | (40)   |
| 雷抒雁:精神,是一种有力量的存在 .....   | (49)   |
| 魏明伦:我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 .....    | (57)   |
| 熊召政:这十年我和张居正朝夕相处 .....   | (66)   |
| 余秋雨:我的不少书都是走出来的 .....    | (75)   |
| 毕飞宇:有理想就会有疼痛 .....       | (83)   |
| 宋 健:坚守底线是每一个人应有的情怀 ..... | (91)   |
| 赵启正: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 .....     | (101)  |
| 吴健民:了解中国,你才能了解世界 .....   | (110)  |
| 郑欣淼:诚惶诚恐到故宫 .....        | (119)  |

## 2 直面中国文化名流

- 王 选:因为热爱,所以狂热地追求……………(128)
- 汤沐海:我不想成为左右逢源的人……………(137)
- 韩美林:匹夫是谁? 就是每一个流着中国血的中国人……………(145)
- 李书磊:人生,或许就是佛家所说的他乡……………(154)
- 孔庆东:幽默是一种从容的态度……………(163)
- 厉以宁:人生如诗,诗即人生……………(172)
- 邓伟志:有什么眼光就有什么样的人……………(180)
- 袁熙坤:我给这个社会添彩不添乱……………(188)
- 沈昌文:兼容并蓄,才是完满……………(197)
- 刘永好:最想得到的是社会的认同……………(205)
- 韩 俊:我的价值体现在反映老百姓的要求……………(213)
- 周海婴:我想要做的就是恢复鲁迅原来的真面貌……………(222)
- 刘达临:性学家是爱河边冷静的观测者……………(230)
- 潘建伟:向着诺贝尔的方面奔跑……………(237)
- 王富洲:攀登是一种生活姿态……………(246)
- 余 华:生活的荒诞与真实……………(255)
- 后 记……………高晓春(264)

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n older man, Bai Xianyong, smiling and leaning on a railing. He is wearing a dark jacket over a light-colored shirt.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.

中国文化就是我家

白先勇

他,白先勇,一个众人熟知的名字,近年来却因与中国传统文化——昆曲相遇,再次红遍两岸三地。青春版《牡丹亭》旧曲新唱,彰显了古典美学与现代意识的经典结合。

他说,昆曲是他一生的最爱;他说,为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最美的艺术,他甘愿做传播中国文化的终生义工。

## 是古典的美,是爱情打动了年轻的心

记者:2005年4月的8日、9日和10日,一连三天,在北大百年庆典大讲堂,我们听由你制作的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。那唱腔之美、舞蹈之美、服装之美、情愫之美——真真切切地触动了我们的古典文化意识,打动了我们的心。我想问的是:为什么要叫它青春版《牡丹亭》?

白先勇:《牡丹亭》是一部爱情神话,女主角杜丽娘16岁,男主角柳梦梅也只有20岁,它本来就是歌颂青春、歌颂爱情的一部戏。第二呢,昆曲本身可能有衰落的时候,但是,它有坚韧的生命力,它不会死亡。青春版《牡丹亭》演出的空前盛况,可以印证这一点。第三,我们不能让昆曲的观众老化,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戏院看我们的《牡丹亭》。尤其是大学生,他们吸收精美文化的能力强,如果昆曲没有他们的关注,昆曲的前途将会是暗淡的。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经两岸四地演下来,的确也达到了这个目的。所以我想我们定位青春版《牡丹亭》,可能是正确的方向。

记者:《牡丹亭》演了几百年了,青春版的《牡丹亭》有些什么不同?

白先勇:我们有个大的原则,就是一定要遵从昆曲的古典美学。昆曲已有500年的历史,曾经一度成为我们的国剧。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,有大量的文人、音乐家、表演艺术家投入创作,它的表

演方式和音乐等各方面已经达到了高度的精确、精美、精致,这种风格一直传承下来——这就决定了我们做青春版的时候,应该是把传统的、精髓的表演方面的东西留下来,但是,要留住观众,还要赋予它现代的、青春的面貌。比如说,我们的服装,大家都说它美,美得不得了,我们是怎么做的呢?除了尊重传统外,我们在色调的搭配上、刺绣的设计上非常讲究,讲究一个“雅”字,美的东西是大家都喜欢的,不是吗?

昆曲的美是抒情、诗画的,我们按照这个原则去设计一切,所以我们的物体是抽象的,舞台是写意的——你也看到了,我们用一个背幕的投影,将写意、淡雅的画片放在上面,换句话说,我们把一个传统的戏剧放在现代舞台上,让它的生命焕发起来。

记者:是否有人问过你:都e时代了,e时代的青年还能够欣赏昆曲、还能够欣赏《牡丹亭》吗?

白先勇:e时代的青年心中也有美丽的爱情神话啊!不是吗?无论过去还是现在,我们都渴望能有那种天长地久的感情,尽管有的时候它遥不可及,尽管对有的人来说它永远无法实现。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已经演出第十一轮,三十三场了,三十三场几乎场场爆满,而且70%左右的观众都是青年,这说明了什么?至少说明e时代的青年看懂了那个生生死死的爱情故事。

青年们会看到——在明朝的时候,感情的表达是那么优雅,那么缠绵,那么细致,那么大胆。你看看那些戏词,比现代作家写的大胆多了,却又是那么美,所以现代的青年才听得如痴如醉。有一个比较,比如说,我们看电影,电影里的爱情很多时候是速成爱情,而昆曲《牡丹亭》里的杜丽娘和柳梦梅,眉来眼去20分钟,就这么样地一来一往——这就够美了,昆曲里有一个词儿,叫做“无歌不舞”,就是唱一句,一定会跟着一个优美动作,所以,它不像其他剧种,唱着的时候可以半天不动,它是小生唱,旦角要配;旦角唱,小生要配,他们是一起舞。那种缠绵让你看得就是那样过瘾。4月10日的演

## ✧ 直面中国文化名流

出结束,你也看到了,那么多人冲到前台来,拍手、喝彩,就是不走,为什么?我想,是古典的美,是爱情打动了年轻的心。

它是神话,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爱情理想,  
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

记者:2001年5月18日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首批“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”,一共19项,昆曲名列第一,超过日本能剧、印度梵剧。

白先勇:是的,中国有这么一块文化瑰宝,我们不去保护它,谁去保护它?我们不去发扬它,谁又会去发扬它呢?当然,联合国不可能替我们做这件事情,它没有那个经费,也没有那个人力,我们得自己来做,两岸四地的华人,世界各地的华人,同心协力地来传承我们民族的这一笔文化遗产。

昆曲是高雅的,它集合了文学、舞蹈、音乐、美术、戏剧等艺术形式,然后,它再用它的方式把它们精确、精美、精致地表达出来,怎么说呢?我们的年轻人应该从昆曲中接受美育教育,因为它合乎我们中国美学里的所谓抽象、写意、抒情、诗画的美学观念,而且,我觉得用它做大学里面的美学启蒙教育非常合适。

记者:昆曲最精华的部分在哪里?

白先勇:昆曲之美,美在唱词。那些唱词都是最美的诗。比如:  
原来姹紫嫣红开遍

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

良辰美景奈何天

便赏心乐事谁家院

这些句子在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里比比皆是,不是吗?它们简直美不胜收。

昆曲之美,美在舞蹈。昆曲是用水袖的线条来表现舞蹈的美

的,它跟我们的字画、书法是一套文化符号。试一试,如果我们把舞蹈的线条勾勒下来,它就是一幅最美的狂草。它的音乐也是极美的,它以笙箫管笛为主,所以听起来特别地婉转缠绵。如果给昆曲下一个最简单的定义,那就是:把抒情诗的传统,用歌和舞的形式具体地呈现在舞台上,这是它最美的部分。

记者:凭着对昆曲的一腔热爱,二十几年如一日,你投入精力和财力,努力宣传和推广昆曲,并制作出了代表当前最高艺术水准的青春版《牡丹亭》,在两岸四地的演出引起轰动,打破了青年人很难接受传统戏剧这一印象。但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来说,中国的古典戏曲,听众是越来越少了。

白先勇:是的。我眼见昆曲因为战乱、因为“文革”、因为缺乏年轻演员承袭衣钵等原因日渐没落了——我是写小说的,是教书的,我也原本在台下听听戏就够了,但是,不行,我怕它流失了,我着急,所以才有了回国排新版昆剧推广昆曲的想法,两年多的时间,我往返于美国加州、苏州、台湾、香港,联系各方面的力量,终于排出了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。

与传统的昆曲不同,青春版《牡丹亭》采用了现代的舞台和灯光,并找了年轻的演员来扮演杜丽娘和柳梦梅。演柳梦梅的俞玖林儒雅俊朗,演杜丽娘的沈丰英更是眼角生情,美得不得了。为了打动年轻的观众,我们这次打的就是“俊男美女牌”。

记者:为了推广昆曲,两年前,从美国加州大学,你提前退休了。

白先勇:我等不到退休了,因为它太重要,它是中国文化的精髓,如果让它流失了,我们就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。于是,我跳下来,可没想到的是,一跳下来就被拴住了。

做这件事情太辛苦,花这么多时间,还有这么多人力、物力。我个人的力量、我们几百人的力量太有限了,我希望有人能帮我们一把。

每回散场,大家拍手,热烈得不得了,我想,这里面有三层意

## 6 直面中国文化名流

义：第一，我们的戏的确很美；第二，两位青年演员出来了，大家为他们高兴，因为出了两位人才；第三，两位演员的老师也上台了，他们拍得更凶了，他们站起来，更为老师喝彩，他们知道，有了人才，昆曲就有了希望。

记者：还记得你第一次听昆曲的情景吗？

白先勇：当然记得。那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，梅兰芳回国首次公演，那一年，我9岁。梅兰芳一向以演京戏为主，昆曲偶尔为之，那次的戏码却全是昆曲：《思凡》、《刺虎》、《断桥》、《游园惊梦》。很多年后昆曲大师俞振飞亲口讲给我听，他说——梅兰芳在抗战期间一直没有唱戏，对自己的嗓子没有太大把握，皮簧戏调门高，他怕唱不上去，俞振飞建议他先唱昆曲，因为昆曲的调门比较低，于是才有俞梅珠联璧合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的空前盛大演出。我随家人去看的，恰巧就是《游园惊梦》。从此，我更与昆曲，尤其是《牡丹亭》结下不解之缘。小时候并不懂戏，可是《游园》中《皂罗袍》那一段婉丽妩媚，一唱三叹的曲调，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，以致许多年后，一听到这段音乐的笙箫管笛悠然扬起就不禁怦然心动。

记者：从9岁看《牡丹亭》，到60年后的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公演，为什么你如此钟情《牡丹亭》？

白先勇：是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我的心。汤显祖笔下的爱情可以说是到了最高的境界——为了情，可以死，这还不够，为了情，还要再活过来。所以，我说它是一出爱得死去活来的悲喜剧。它是神话，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爱情理想，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

人家问我：你的家在哪里？

我说啊，中国文化就是我的家

记者：在青春版《牡丹亭》之前，你是作为作家被我们记住的，比如，你的《寂寞的十七岁》、《孽子》，还有《台北人》、《纽约客》等

等。三毛在《惊梦三十年》里说过,你们两家比邻而居,当年的你在年幼的她的心目中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偶像,很多年后面对你时仍如当初万古洪荒般的心惊。

白先勇:可以讲,是我发现了三毛。三毛学画时的老师是顾福生,顾是我的好朋友,有一天,他告诉我说:他有一个女学生,学画很努力,但是没有什么绘画的天才。可她会很写文章。他就将她的文章拿来给我看。那是一篇写人鬼恋的故事的,叫《珍妮的画像》,我就把它发表在我自己办的杂志《现代文学》上了。

记者:创办《现代文学》的时候,你很年轻?

白先勇:很年轻。《现代文学》前后共出版70多期,那个时候影响非常大,可以说是影响了当时一批很年轻、有才情的作家。

记者:你当时也写了很多青春方面的作品,比如,《寂寞的十七岁》,看这本书时,我简直以为那写的就是你自己的故事。

白先勇:《寂寞的十七岁》是我的少作,用的是第一人称,写的也很像自己的故事。书中讲的是青少年内心的彷徨:一个中学生因为书念得不好,爸爸整天,骂他,他就怕得不得了,就逃学、离家。这跟我恰恰相反,我那时的功课很好,而且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,连重话都没有说过一句,所以完全不是我的故事。写小说的人要有这种本事,要有这种想象力和观察力。

记者:我们知道,你的父亲白崇禧是国民党将领,母亲是富商的后代,你又是如何走上写小说的道路呢?

白先勇: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,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。老央是我们桂林人,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,鼓儿词奇多。因为他曾为火头军,见闻广博,三言两语,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龙活跳。冬天夜里,我的房子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,灰炉里煨着几枚红薯,火盆上搁着一碗水,去火气。老央进来了,便问我:“昨天讲到哪里了,五少?”“薛仁贵救驾”我说。老央正在给我讲“薛仁贵征东”。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,而那银牙大耳,身

## 8 直面中国文化名流

高一丈,手执方天画戟,身着银盔白袍,替唐太宗征高丽的薛仁贵,便成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,甚至亚力山大、拿破仑,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。老央一径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,煤灰扑扑的军棉袍,两只手手指甲里乌乌黑尽是油腻,一进来,一身的厨房味。可是我一见着他,便如获至宝,一把抓住,不到睡觉,不放他走。

刚才说过,大三的时候,我与几位同班同学创办《现代文学》,有了自己的地盘,发表文章自然就容易多了,好的坏的一起上场,第一期我还用两个笔名发表了两篇:《月梦》和《玉卿嫂》。1962年,出国前后,是我一生也是我写作生涯的分水岭。别人出国留学,大概不免满怀兴奋,我却没有,我只感到心慌意乱,四顾茫然。头一年在美国,心境是苍凉的,因为母亲的死亡,使我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。那时候完全不能写作,因为环境遽变,方寸大乱,无从下笔。有一天黄昏,我走到一个湖边,天上飘着雪,上下苍茫,湖上一片浩瀚,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,到处都是残年急景。我立在堤岸上,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,那种感觉,似悲似喜,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,顷刻间,混沌的心境,竟澄明清澈起来。我感到脱胎换骨,骤然间,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。黄庭坚的词:“去国十年,老尽少年心。”不必十年,一年已足,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种地方。我又开始写作了,第一篇就是《芝加哥之死》。

记者:所以,我们常在你的文字中读到异乡,读到淡淡的哀愁。

白先勇:是的,去国日久,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就日深。

我的生命是从桂林开始的。当四多年后,再回到这坐时,幼年时吃过的米粉,走过的那些桥、那些山,还有那些童年的记忆统统回来了。但在美国不同,我从没觉得那儿是我的家。

记者:你在美国呆了41年,比你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呆得时间都要长。

白先勇:哎,奇怪了,桂林是我的家,台北是我的家,香港也是

我的家,但美国不是。有的时候,人家问我:你的家在那里?我说啊,中国文化就是我的家。

我在桂林、南京、重庆、上海度过童年,在台北念中学、大学、办杂志——很有意思的是,我写来写去,写的常常是童年的事。可以这么说吧,我是从台北的镜框来看中国大陆,来看世界的。

记者:说说你的父亲吧。

白先勇:他对我们管教很严,我想,他是怕我们变成纨绔子弟吧。所以,他让我们拼命念书,还整天要查我们的成绩单。我记得,那时候,他从前线打电话回家,没讲几句话,就问我母亲我们的成绩:哪个好,哪个不好。他自个儿是苦读出身,所以觉得念书很重要。他还有一种超强的意志力,就是做事情他一定要做的尽善尽美,这是我对他的理解。

记者:因为历史的原因,大陆、台湾,在你心里有隔阂吗?

白先勇:政治是一时的,文化则是永恒的。我心中的中国是《诗经》《楚辞》,是黄河长江,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,哪儿还有什么隔阂呢?

# 评论家说我受的

## 『毒害』太深了

冯骥才

